

牧

津

卷之三十七目

見下

錢若水

薛頌

薛奎

張詠

孔道輔

謝絳

任中正

盛公房

范仲淹

侯叔獻

王化基

程顥

蘇軾

范純祖

二見

二見

六見

七見

鄭俠

陳忠肅公

翟汝文

黃震 三見

孫伯純

葉顥

林震

季本 二見

唐錦

江潮

牧津卷之三十七 識見下

明山陰郝承燦輯

錢宣靖公

錢宣靖公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
胃臆決事不當、若水因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
贖銅爾、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
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
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
命錄事叅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

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撈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詰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

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女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公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寃死者數人，欲爲之論奏其功。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

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
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
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
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
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爲○知○制○誥○二○
年○爲○樞○密○副○使○

宣靖公勘女奴一事留獄不決人所不能也
錄事詬之以受賄而不爲動人所不能也
密訪而得女奴人所不能也送女奴於知州

而不使恩出於己。人所不能也。富民之趨
謝而不得入。人所能也。知州欲爲奏功。而
慮置錄事於何地。人所不能也。總之宣靖
器局宏深。絕不從毀譽是非。功名得失上
起念。所謂但求獄事正。人不寃死者。是真
寔語。其肯借。此爲名端乎。宣靖少年。過華
山。希夷呼胡僧視之。以爲急流勇退之人。
其夙根素澹可知。卒之敝蕪使相。以風朝
廷。其氣度已見同州時矣。○此事人多稱

公折獄予特重公識度

蘇頌

蘇頌初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
修曰子空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
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遂以平生所施
設出處語頌遷知潁州英宗卽位召提點開封
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
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
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

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頌不動而止

子容識度超遠所止令人感服非大器局人不及此至於應卒處變有識之人自然四至而應

薛簡肅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洶洶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奎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一亡蜀中書印，何足洶洶簡肅之略不取視，最妙。

張詠

張詠知益州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

戮之民遂無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

識力俱到乃能定訛。

孔中丞

孔中丞道輔守兗州時勁節自持天下想其丰采道輔以爭職不阿或誑或遷而始終一節未嘗自詘其在兗州時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

輔一言，乃以道輔爲龍圖閣直學士。

知臣莫若君，始終一節，中丞可以自信矣。

謝絳

謝絳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授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數千言，揚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秘閣校理，權開封府判官。上言蝗亘田野，全入城郭，跳擲官寺，井區皆滿。魯三書螟穀，梁以爲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欲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之愚所聞，似吏不

甚稱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專方面之執才者，掠取功名，以嚴急爲術，或辨僞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爲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

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傳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飭計臣，損聚斂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是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滿闕，而聖言罔或歟。會郭皇后廢，引申后褒姒事以諷，徙度支判官，因進聖治箴五篇，擢知制誥，判流內銓，覈舊官主田之實，以多寡爲差。如州修復，召信臣六堰，壅水溉田，未就而

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此是千古至言。然自辟屬令一事，議最好而勢不能行。况欲暮年條上理狀，或徒或留，彼有積久而後奏効者，將安所措手。

任中正

任中正代張乖崖治蜀，咨以爲政之法。詠曰：如已見解高於法，則舍法而用已。如已見解不高於法，則當守法，勿徇已見。蓋律設大法，由人酌輕重而用之。任守其言，卒以治稱。先是詠從成

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以問王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更上是之言者乃服

此正與薦李及之意同蕭規曹隨自是政體所關然宰相用人當具此隻眼

盛文肅公

盛文肅公度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官過謁度驟稱其才置酒召之人謂有章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

爲詩謝之、反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有章殊不意、詣通判刁繹言其故、刁見度問之、度曰、始見其氣韻清秀、必謂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甫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其志已滿、必止於此官、他日可驗、時賈文元爲參政、與有舊、薦爲館職、會御史發其舊事、遂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

器小易盈、文肅不難鑒別、一鄭州司理、第

能爲新進發此箴規。纔見先達風範。

范仲淹

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日，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在世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

賜之餘宜以調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

倦遊治圃是高賢通病時誦希文此語當爲灑然

侯叔獻

侯叔獻爲汜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既而歎曰巡檢豈以我爲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奪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於其下而竟不受

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尹李絢
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見本管推官
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
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
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推捕盜之勞於下是厚以一尉而竟不謁
郡佐是正總之此君識見有過人者

王化基

鞠詠以文受知王公化基及基守杭詠擢第知

仁和縣先以書及所作詩寄基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文字相樂意基不答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詠大失望修吏事甚謹化基入爲參知首以詠薦人問故答曰詠才不忠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始以王公真相知也

如此陶鑄人才正見前輩深心

程顥

程明道顥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待顥甚厚初

卞嘗謂張懷素道術通人、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嘗諫以爲太早。漢祖成、臯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顛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少俟、顛不爲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此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詣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顛、竟以尋求無踪而止。非

穎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

懷素誕妄庸鄙，一兒女子能辨之，明道先生豈爲此輩所惑，惟是處蔡帥不少依回，僚佐所難。

蘇軾

蘇軾通判杭州，時有杭僧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船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

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軾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金、軾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

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部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

察屬國之僞。乃以尊朝廷之體。而措置更自得宜。

范純禮

范純禮知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一路。各配木石。轉甃工徒。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今日。

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用乎？琦是其對。

范公雖爲邑民寬目前之物力，然實爲國家儲久遠之長計。

鄴俠

鄴俠治平中，調光州司法參軍。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時方行新法，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俠以是進，俠辭以未習法令，問以所聞，對曰：青苜免役保甲用兵數事，在俠心不能無區。

匿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數以書言新法之害民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猶欲辟爲檢討，使其子雱來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媿，不亦善乎？是時七月不雨，至於三月中，風沙霾曠，扶携塞路，茹木食草，身無完衣，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

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爲圖，疏奏，詣閣門，不納。乃矯稱密急，發馬遞上之，其略云：方今南征北伐者，皆以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民之流離逃散來言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爲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况萬里外乎？陛下納臣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入，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明日命罷新法十有八事，民間謔呼相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

所進圖具責之，皆再拜謝，羣姦切齒，遂以付御史治其擅乘馬過罪。俠又取吾嬰、黨、紕、崇、李、卞、甫、盧、杞傳爲兩軸上之。呂惠卿奏爲誹謗，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可嘉，但能英州。」

鄭俠過人之識力，不在上流民之圖，而在拒相君之諭。荆公引俠托言辨才，知己之感一萌，入幕之賓遂定。於此能徹底勘破，真見其以官爵誘人，待士甚淺，頂天立地。

何志不可自伸。○能使人主覽圖而通夕不寐，則言者與聽言者，一以精誠相格。

陳忠肅公

陳忠肅公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疎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倖闕，蔡卞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于少，遂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遂前官，則所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

原缺

版之莫若兼制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
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糴之，以摧富民閉廩
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
歲，代社倉之匱，定爲長便也。黃公置田以
代社倉，其事一循職之吏，饒爲之，特其毅
然變通晦翁之法，而又能善守其意，非毀
譽是非，盡置度外者，不能。余故不重其惠
民，而重其識力。

孫伯純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箒
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鯨膠充抗
孫謂之曰弩椿箭箒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
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
時知者以爲至言

不以一時之應迫遺無已之累非抱遠見
者何能辦此

葉顥

葉顥初主南海簿攝尉二廣籍鹽筴克賦捕賞

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盜授顯顯曰仕途發軔如造屋建柱礎石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歎服

初仕惟有定見終身乃有豎立

林霆

林霆爲鄧州兵曹與趙不羣同僚時有監司欲逞私憾而囑趙趙謀於霆霆曰吾人初委質豈可以一生名節徇他人及趙知建州謂霆曰某終身不墮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

每見以一生名節徇他人者，合十六州鐵，不能鑄此一錯。

季本

季本初仕爲建寧府推官，時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方發兵討之，而建寧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本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本並入，守以書趣本，本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有吾兩人，爲人心所係，設因科場棄去，不爲地方計，是棄人心也。他日欲復收。」

之寧可再得、且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返、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土寇生發、叵測、微吾兩人、其誰與守、卽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爲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違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後徵入爲御史、謫揭陽、稍遷弋陽令、時安仁桂公復召入相、道經弋陽、雅重本、一見握手深語、時方忌新建功、將奪其爵、本爲言、國家於人臣、錫典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

如耳。爵上公。加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於溫。懿操。恭其可。新于周公乎。桂公爲之。憮然。本負義節。好讀書。仕凡再。諫而卒。以讒罷。

以事勢之緩急。揆違命之重輕。真爲識體之言。至謂錫典宜視其人。尤爲不易之論。

唐錦

唐錦除知大名之東明縣。縣治以河決頽圯。披練負糞。隨宜區畫。鼎飾一新。建言者以河患不息。奏開元貢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曹

四巡撫議錦上記謂賈河淤爲平陸已餘百年且延袤數百里非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以開河致亂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間有害無他虞四巡撫籍其議以聞役遂寢其治守已執法一以安民爲本暇則勘校文籍手不釋卷因修大名府志十卷陞授兵科給事前元以開河致亂可復踵其故跡此議拈出則地方自免受役之累

江潮

江潮授壽州知州壽雖 祖宗湯沐邑然瘠而

近陵民不勝繁役屬歲大侵道殣相枕藉潮至
輒爲拯恤招撫流移所全活以十萬計時有喜
事者議請城中都潮立草數千言諷之其略曰
茲大役也無論所在空虛而饑饉之民未易卒
動卽 高帝神聖其自定鼎以往爲萬世保障
計曾無一郡一邑不金湯也而獨於肇基之地
闕焉豈智竭而力不足與此殆有深意非臣庶
所得窺今欲以尺寸之畫而補神聖之所不及

非臣下所可輕言、其議遂寢、

中都不城、

聖祖自有深意、非臣下可輕言、此言得之
矣、

牧津卷之三十八目

崇體

公儀休

孫叔敖

董安于

二見

汲黯

薛宣

三見

黃霸

三見

朱博

三見

楊仁

辛彥之

岑熙

張繡

王承

二見

黃香

傅玘

阮藉

劉惔

陸慧曉

連庶

謝方明

李季壽

崔羣

高智周

郎餘令

源乾曜

李季基

杜衍

四見

張子奭

王會

二見

宋庠

趙抃

四見

歐陽修

二見

陳堯佐

四見

曾子固

田况

許將

楊察

王佐

三見

張錫

魏觀

楊繼宗

五見

林一鶚

湛禮

范涑

牧津卷之三十八

崇體

明山陰祁承燦輯

公儀休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

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
警其貨乎？

公儀之意，惟使食祿不與下民爭利，便已
得爲政大體。若拔葵與出婦，則反爲察小。

孫叔敖

孫叔敖爲楚令尹，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
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
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
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

令言之。敖曰：如此幾何頃？市令曰：三月。敖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敖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令來言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爲痺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

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爲政者所當書紳、

董安于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敢之一字，人多未解，惟敢於不善人，乃可以信於令而忠於主。

汲黯

汲黯遷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學黃老清靜，擇丞

史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多病臥獨病
內不常出歲餘東海大治帝聞召以爲三爵部
尉

責大指不苛小政體自當如是長孺豈專
學黃老

薛宣

薛宣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
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按不能竟及宣
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

陰求其罪臧，且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臧罪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游自以爲大儒有名，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曰：告牒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

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焉。非法賣
買，聽任富吏賈教，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
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椽平鑄令。孔子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詳思之，游得檄，亦解
印綬去。

薛公兩告，詞旨溫然，雖巽與法不同施，然
皆得以上告下之體。兩令卒俛首而無怨
言，迺知肅吏貴在得體。

黃霸

黃霸爲揚州刺史，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煩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長，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黃次公以明察稱，而御下平恕，乃爾治道去其泰一語，是古今政譜。

朱博

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留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所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

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淺之視博者以爲少年丰裁而要以執簡
御煩居上臨下刺史之體具是矣

楊仁

楊仁仕郡爲功曹舉孝廉太常上仁經中博士
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
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
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
世急務帝嘉之

四十強仕，未五十不應舊科。古人之守禮如此。

辛彥之

辛彥之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玩珍，惟彥之所貢並共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先是彥之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

人臣事君，惟是守禮爲兢兢，珍玩豈事君之禮，彥之供祭之貢，亦以體示人也。

岑熙

岑熙爲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叅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鬣。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此與廣漢汝南東陽之政相似，使一郡無

爲而化則東郡更爲執簡御煩。

張酺

張酺爲河南尹，數以正法諸竇。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言憲受顧命之托，懷伊呂之忠，今嚴威旣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勅賓客，未嘗犯法。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瓌獨得全。

惟實氏貴寵時，能數以正法，則既敗之後，自能爲朝廷持醇厚之體。

王承

王承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河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宵越，以立威名，非

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
世之借鞭撻以立威名，皆是胷中有欲求
耳。安期惟清虛寡欲，所以政能清靜。

黃香

黃香爲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
種，收穫歲數千斛。香曰：舊令商者不農，王制仕
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可與百姓爭利。乃悉
以賦與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奉祿，及
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富豐之家，各出義穀。

助官廩

循吏軌度

傅穉

傅穉居官有名，爲吳令時，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大夫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惟勤而能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不凝滯。廉深服其言。

數語是千古循良真譜。○物不凝滯四字。

爲政者更當深味

阮籍

阮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遊東平樂其風
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
郭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旬日而政令輒已清肅其狂不可及

劉惔

劉真長惔在郡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好
訟官長諸郡往往爲相舉正劉曰夫居下訕上

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

下之舉正寢而不問可也。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此道安在。要當更有一著。方不至吏道弊而民受其害。

陸慧曉

陸慧曉爲南豫州長史。時廬陵王子卿爲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

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
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別
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荅曰靜以修身儉以
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慧曉歷
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
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性
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嘗輕士大
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者不可輕而賤者乃可
輕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慧曉自不出晉人清言之習。然靜則不擾，
儉則不煩。自是至理，寧獨治郡，爲國亦若
斯矣。○帝旣知慧曉爲天下第一人，何不
直任以刺史，而故以輔。痴熊乎，此意不可
解。○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知此一語，
便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矣。

連庶

連庶爲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民
議取其甃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於

王府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世，尚有異也。墨因是得傳。

連庶之見，借古寓意。

謝方明

謝方明，上虞人。歷官晉陵太守，嘗年終獄中繫囚，無輕重，悉放歸家。使家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

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皆還無一
逃者遠近歎服宋武受禪位侍中丹陽尹有能
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
相凌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
政體不拘文法濶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
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東土歌詠
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
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

方明之治郡如御車轉轂旦暮千里而無

一毫易轍改途之勞，故是良守。若遺囚一事，未便爲方明生平佳政。○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卽漸變亦使無跡可尋，此意不可不深爲理會。

李孝壽

李孝壽爲開封府尹，前此閭里亡賴子，自截斷臂腕，託廢疾，凌良民，無所憚畏。孝壽悉搜出之，部付旁郡，一切治理，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之乃釋，戲取牒效孝

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做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

此僕持主判詣府、便足知其黠悍、法自應罪、非獨以主僕之分應然。

崔羣

崔羣爲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

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瑱。公判准狀，仍戒之曰：公庭可以從權，簿書則當仍舊。臺省中無陸瑱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如此公之識體，可爲觸忌喜怒者法。

高智周

高智周舉進士，累補費縣令，念丞尉俸薄，以已。

物
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後爲壽州刺史。政存寬
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
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
訟之事。

分俸惠僚。行部急士。以敦厚之念爲崇體。
郎餘令

郎餘令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衆欲自
焚。長史裴照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
情也。違越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

其姦詐。豈得輕舉。觀此妖妄。照從其言。收僧按
問。果得詐狀。

長史鄙而無識。故錄事不得不一提醒。

源乾曜

源乾曜爲京兆尹。畱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
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
督捕。獲於野。絀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神明。
不以畜玩。寘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
職。帝一不問。衆服其知體。而善引咎。

不但爲下民亦所以成主德

李孝基

李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卽却掃隱几庭
無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
此治劇兩字丹也

杜正獻公

杜正獻公衍有門生爲縣令者衍戒之曰子之
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
方瓦合求合于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

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若此，何也？衍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人主所知，次爲朝廷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史。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爾。子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毀方瓦合，不可爲訓。然能合於中，則非毀方瓦合矣。此中大有分別，慎毋以正獻之言，爲作縣譜也。

張子奭

張子奭以校書郎出守外郡，請見王沂公，延於
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
狀，民將興訟，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爲吏至
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不啻
千人，令將先事除之，何如？子奭對以漢薛宣故
事，公頷之，召令至府，面詰之，示以向來書軸，劉
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病自免，由是
訟息而民安。

子奭之處法固動合古人而沂公在政
於一令之無良畱心若此前賢安可及也

王沂公

王沂公曾繼陳堯咨知大名府署毀圯者卽舊
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
有不便委曲弭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復
爲代覩之歎曰王公宜爲相我弗及也

惟沂公之代陳乃可爾爾不然恐便至因
循廢事

宋庠

宋庠知河南府。有一僕告舉人行。素有不稅物。庠曰：舉人孰無所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乃治僕罪遣之。

此與李孝壽之意同

趙清獻公

趙清獻公抃。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抃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出已者。守得以善罷。及爲虔州守。地遠而民

好訟人謂公不樂拊欣然過家上塚而去既至
御史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
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
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
鹽法疎鑿賴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
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當
具舟載之至者皆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
者相繼於道

公之治虔既持大體復勤細事良守兼材

吾必以公爲法。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修歷典大郡以靜鎮爲本明不及
察覺不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陽二
州復立生祠

能○知○察○之○明○非○明○縱○之○寬○非○寬○自○可○以○靜
鎮○而○理

陳堯佐

陳堯佐以言事切直降通判潮州州去京師七

千里民俗僻陋。堯佐到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堂。於是人率知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爲鱈魚所噬。堯佐以爲昔韓愈患鱈之患，以文投溪中，而鱈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使捕得之，更爲文，鳴鼓於市而戮之。

修廟作祠，正緣僻陋，不得不先借此爲教化之倡。如惡溪捕鱈，則太爲步趨昌黎矣。

曾子固

曾子固，鞏爲郡，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

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案○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卽○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鞏○小○則○罰○典○史○，大○則○并○刻○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歷○典○數○州○，其○大○體○務○在○去○民○疾○苦○，急○懲○盜○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

此良二千石與賢邑宰相與以有成者也

今當道之檄符如火，而州縣之冰閣自如。上與下皆未能以體相成，如子固者耳。○爲民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此言最可思。獨不觀良農之力田乎？莠莠不除，則嘉禾不茂。司牧者念之。

田况

田况移守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政，獎進儒素，禁戢姦暴，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以爲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

物類彙編卷之八十八
之愛公皆兼而有之入爲三司使金穀利害纖
悉罔不備舉京師以况處事通明號爲照天蠟
燭

兼四公之長以爲和易乃真和易也

許將

許將以前執政知大名府以剛略稱時同官曹
蒙銜命察訪蔑視郡縣威令甚嚴至大名見冲
元當廳下轎許出見其倨甚復入呼法司曰不
知前執政作守監司得當廳下轎否法司具條

白之。不許。竝立曹良久。復令白曹曰。請就賓次。以全國體。曹失措而退。許接武迎之。謂曰。在將無稱。此乃朝廷禮耳。公不可以人而輕國也。曹氣懾無語。更不問一毫事。屏縮數日而退。將察御僚屬甚嚴。一日賓佐過廳。一都監曳皮鞋而前。許問曰。公何得此鞋。都監以爲美意。云某衙一卒能造。樞密或須之否。許作色曰。某非無此。但不敢對同官著耳。都監惶恐失措。坐間數十客。莫不各視其足。

許元冲以嚴肅爲持體其立朝之風槩可想

楊察

楊察入爲開封府推官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摘姦隱衆知畏服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據拾唾餘則俗吏能之何必我哉察由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蹇蹇無所附麗爲時名臣

居官識體之人、立朝自然審審。

王佐

王佐守平江、政聲第一、尤長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酒、守問之、鄭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牀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嘗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家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與倉卒逃去、皆杖脊遣之、聞者爲之一快。

宣子之可法不在察奸而在持體。

張錫

張錫選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族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

治此三者則民恬而政清矣

魏觀

魏觀出知蘇州府既蒞事懲陳寧苛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大建學舍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孝王

彝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耄崑山周壽誼年百有
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
延至修養老之典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又躬
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事倥偬百物
彫耗禮文衰落觀能首勤風教禮讓勃興封部
皞然課績爲天下最

戎事倥偬之際乃能從容禮教事事得體
政識先務此公有焉

楊公繼宗

楊繼宗爲郡守，凡郡邑學官皆優以賓禮。每見必延接款語，移時乃去。賓興有宴，必列之賓席。曰：吾爲民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同列。

世不難有此賢太守，難在自任師席，偃然賓主之博士先生耳。

林一鶚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惟曰：必如是。

乃是及調蘇州俗喜誇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人以鷄鳳負雅望責旦夕效於是頗不副其所望久而見鷄所處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帖然大服此非有識者不能爾

湛禮

湛禮歷官知韶州府韶歲貢藤而產於南海禮爲疏於朝得免貢嘗遣隸卒往樂昌督稅法外需求無已令械繫以來禮下教曰暴橫殃民法

之所禁令。能以府役故。屈法貸之。其賢可知。由是府役至邑。皆歛戢不敢肆。有已經讞斷。復誣訴于藩司者。藩司知其偽。命禮按致其罪。禮慰遣去。約五日來辨。竟亦不加罪也。其寬厚類如此。清白自持。始終無替。及引年歸。貧乏幾不能自存。

能械府役之令。固自賢。能容械府役之太。守尤賢。

范涑

范涑爲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前撫踞見之後，庭謁拜俱遠在蓬外，風雨不問，涑欲復舊制，乃於新撫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涑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涑退至門外，與衆官作禮爲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使范公於聚門相見時，與衆官叅議，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沮而稱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又使范公於出門

後慶此禮之得復人必有議其自誇者更有媒孽於各上司者卽撫院聞之有不快者今惟行禮而不言其故其所全於上下之間者甚大而更妙在於令人不知